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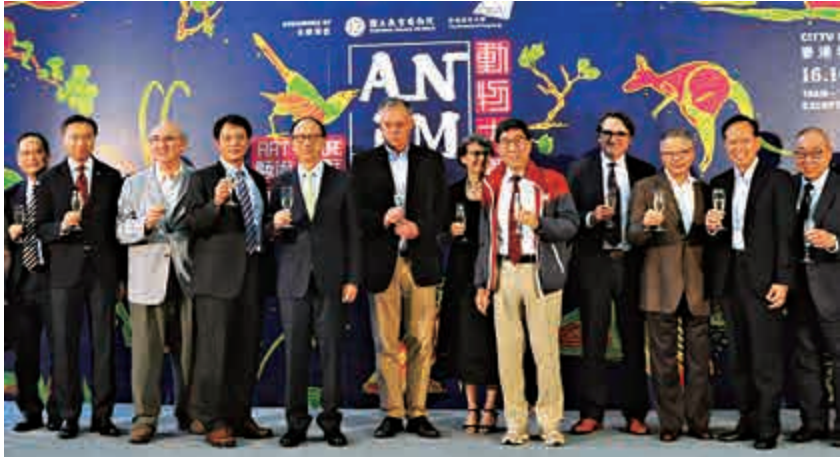
糅合古典藝術與現代科技元素 「動物大觀園」多媒體展瑰寶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湯艾加、徐小惠報道：「動物大觀園」昨日在香港城市大學展覽館開幕。該展覽是香港城市大學（城大）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第三度合作。展覽融合城大的尖端創意媒體技術，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豐富的藝術藏品。從規劃至今歷時兩年三年，最終呈現出七十多件展品。

設五個主題對比展示

展品採用高質量的收藏品摹本、數碼及互動裝置、立體光雕、虛擬實景、影片、照片、雕塑、畫作及音樂等不同方式，把古今動物呈現觀眾眼前。展覽通過五個主題進行對比展示，糅合古典與現代元素、傳統藝術與先進創意媒體，展示台北故宮博物院豐富的中國繪畫和雕塑收藏。其中，近七成展品運用的是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的新媒體技術，同時還展示了城大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的科學研究成果。

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說，展覽體現了城大提倡的One health（健康一元化）的概念，不僅在於身體健康，也在於動物健康、環境健康。台北故



▲眾嘉賓出席開幕儀式

宮博物院副院長謝俊科說，是次展出作品七成來自城大的創作，三成來自台北故宮，除了將經典藏品變成多媒體作品以外，展覽還蘊含了當代藝術對於人與動物關係的批判與思考。

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講座教授兼是次策展人邵志飛希望透過「動物大觀園」——一個說故事的展覽，以藝術、科學、自然和社會角度探索動物世界，為觀眾帶來奇妙體驗和全新啟發。



▲借助數碼科技複製藏品，讓觀眾互動，這是文物展品無法做到的

重點展品《海錯圖》&「海錯奇珍」——清康熙時期的生物學家暨畫家聶璜，依據自己的觀察以及漁民的所述，創作《海錯圖》全套四冊。這次展出的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第四冊，該冊四十四開，主要記錄有螺、蟹、蝦三大類的水產生物。展覽融合多媒體技術，以《海錯圖》為基礎，融合展場中清代著作《海怪圖記》（作者不詳）的部分物種，打造沉浸式互動劇場「海錯奇珍」。劇場設四個場景，通過觀眾的互動，四個場景隨機播放，配合充滿海洋氣息的音樂，觀眾彷彿置身海底觀賞海洋生物奇觀。

多角度探索動物世界

《角島鯨骨遊樂場》——香港大埔紅石門曾發現一具角島鯨屍體，城市大學通過申請，獲得該角島鯨骨的保護及研究的批准。是次，城市大學按照該角島鯨骨的原有尺寸，通過立體打印技術，製成實物一半大小的互動展品，觀眾可通過觸摸或拼砌的方式，體驗作為生物學家研究生物骸骨的樂趣。整件互動展品長逾五米，由百多件「骨頭」組成。在該展品旁更有

海底角島鯨的錄影片段以供觀眾了解該物種的生活。

立體互動短片及程式《動物手工品》中，以數碼立體繪畫複製藏品中的動物，再以虛擬實境（VR）技術展示。借助「錄像測量法」，物品可以打開，可以轉動，由任何角度欣賞，「這是原始文物做不到的」謝俊科說。

來自 Laurent Mignonneau 和 Christa Sommerer 的互動裝置《人工創世紀》是電腦基因藝術的經典之作，隱喻人工生命、進化和基因改造。觀眾在觸碰式螢幕上，繪畫「生物」的線條和橫切面，之後他們會浮現在水盆底部。互動中觀眾成為進化系統的一部分，創造模擬有機體，並協助它們成長。

邵志飛現場接受採訪時表示是次展覽在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，採用了許多非常新的多媒體技術，比如由其與 Sarah Kenderdine 創作的作品「澳洲、瑞士和香港的畜牧業」中，以360度全境拍攝澳洲的綿羊剪毛、瑞士山區的牛奶農場和香港的養豬場的場景，再以虛擬實境（VR）技術，使觀眾恍如置身世界各地的畜牧業現場。

在趙光暉的混合媒介雕塑《三顆蛋（1/3）》中，一個猶如動物的汽車從巨蛋中破殼而出。這個裝置混合了生物和機械，出乎意料卻又合乎情理。讓人聯想到無人駕駛的人工智能汽車早已在路上奔馳；外表像人的機械人，以及機械植入與義肢，都正在將人類變成半機械人。

展品中包括超過四十位古今中外藝術家的作品，亦有從中外各大畫廊、私人及博物館收藏庫中借出的藏品。這是城大展覽館舉辦的第八個展覽。該展覽展期至十二月三十日。城大展覽館位於城大劉鳴煒學術樓18樓，逢星期一休館。

主辦方供图



▲3D打印製成角島鯨屍體



▲360度全境拍攝綿羊剪毛、牛奶農場和養豬場的場景，再以VR技術使觀眾如臨其境



▼《三顆蛋（1/3）》出乎意料合平情理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◀沉浸式互動劇場「海錯奇珍」



▲牆上展出仇大雄的《日記》精選（繪畫）



▲《紙龍·伊卡洛斯》（裝置）



▲《影》（裝置）



仇大雄展示「歸家之路」



文藝動靜

大公報記者 張帆文、圖

仇大雄，曾經一直以收藏家仇焱之之子、諸多珍貴文物捐贈者，以及蘇富比亞洲區主席仇國仕之父這幾個「標籤」為內地熟知。而今年夏天，這位旅居海外的老人再次回到出生地上海，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實現了一次真實的「回歸」——「中國當代藝術收藏系列展：仇大雄——歸家之路」近日正在滬熱展。這是仇大雄在中國的首次大規模個展。展覽名為「歸家之路」（Zigzagging my way home），既隱喻了藝術家輾轉異國的人生經歷與迂迴曲折的藝術生涯，亦代表了藝術家欲藉此展覽重返故土並探源尋根。展覽呈現仇大雄創作生涯中各階段最具代表性的繪畫、裝置及影像作品，以及他於二十餘年間以水墨記錄日常生活的《日記》系列作品。同時，還特地從上海博物館借展了四件文物級藏品，它們皆與仇大雄有深厚淵源，也是他藝術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，牽繫其作品之中古、今、中、外的藝術融合與追索。

名副其實的「歸家」

「我已經『出去』很久了。我三歲那年，全家去了香港，後來我去了巴黎，接着到了瑞士。但無論去哪裏，中國文化依然在我們身上扎根：我父母說上海話，我也會說一兩句，儘管不太標準，我的母親燒上海菜，這些習慣不會因為我們去了其

他地方而改變。因此，這次，我能回我的出生地——上海舉辦一場展覽，對我而言很重要。」在展覽開幕式上，仇大雄這樣對媒體表示。

仇大雄一九四六年出生於上海，三年後隨全家遷居香港。年僅十七歲的仇大雄，僅憑一張單程車票孤身前往巴黎大茅舍藝術學院學習藝術，這成為了他藝術生涯的起點。求學期間，仇大雄着迷於法國藝術家喬治·馬修（Georges Mathieu）和法國華裔藝術家趙無極的抽象作品。前者融貫東西方美學的抒情繪畫與後者跨文化背景的抽象表達，使仇大雄產生了深刻的共鳴，並收穫了將東方文化的思考投射至西方語境的創作靈感。畢業後，仇大雄頻繁往返於巴黎和倫敦。他曾任數職，參與眾多法國電影製片項目、擔任多家跨國公司的創意總監，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至今，仇大雄定居於瑞士，瑞士的風土人文與極簡美學啟發了他之後的創作風格。

一九九二年，母親的離世促使仇大雄重新審視人生，開始從事藝術創作，並將其視為畢生追求。因此，舉辦一個自己的個展，並以「歸」為名，亦是他一次「自我回歸」。

黑、白、灰是仇大雄作品的主色調。仇大雄解釋：「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想什麼最能表達真實的自己。最後發現，宣紙和筆墨對我而言是最自然的。若你細看我的作品，會發現它們都和傳統有關。區別是我不再僅僅在紙上作畫了。我想把中國文化的精神性內化到不同的作品中。」

在創作中，仇大雄選擇了中國傳統的「文房四寶」（筆、墨、紙、硯）為重要媒介。自一九九七年開始，他每日堅持以水墨塗鴉記錄日常生活、時事政治、自然風景，並附註文字抒發情感，這橫跨三十餘年的創作逐漸形成了他的《日記》系列作品，觀者可通過這些「觀看註腳」窺見其人生歷程及生活點滴。

處處顯現年輕的心

出身收藏世家、堅守中國文化傳統，這都讓人會將仇大雄誤以為是一個古板的老學究。其實不然。他選擇了以探索前衛當地藝術為主基調的當代藝術博物館，還有展品的陳列擺設，現場特設的互動展區，處處顯現着老人白髮蒼蒼的外表下一顆年輕的心。

展廳中央，五十本被墨水浸染過的盲文書安置於底座之上，並以清漆將其通體封層，僅留書籍首頁。這件作品名為《看不見的散文》，蘊含了一種強烈的神秘感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

展覽還選選了仇大雄最具代表性的繪畫作品，將其並置於同一牆面，使觀者得以縱覽不同階段的藝術折變。其中，繪畫作品《無題》創作於二〇〇四年，仇大雄在宣紙中加入了藤與麻布，豐富了畫面的質感。區別於其他時期的作品風格，這件作品令人眼前一亮。極簡、抽象的元素展現了東方審美，並流露了藝術家的創作思考。

其他展品還有《影》（裝置）和《紙龍·伊卡洛斯》（裝置）等。